

97
27
56

樂城集卷之二十四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墓表銘傳六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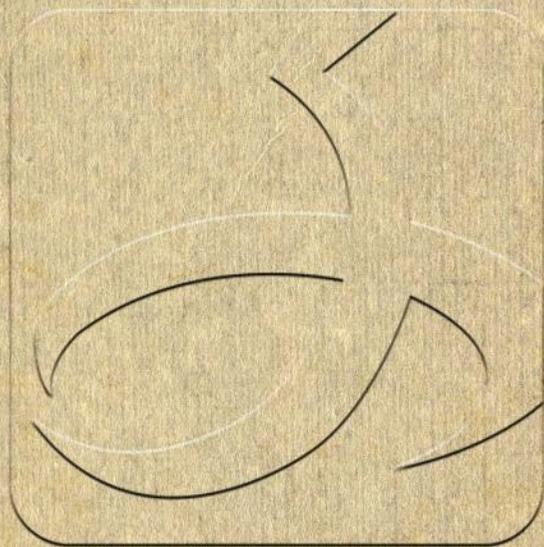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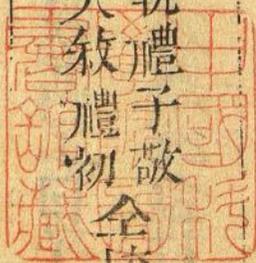
伯父墓表

蘇氏自唐始家於眉閬五季皆不出仕蓋非獨蘇氏也凡貧之士大夫修身於家為政於鄉皆莫肯仕者天禧中孫君堪始以進士舉未顯而亡士猶安其故莫利進取公於是時獨勤奮問學既冠中進士乙科及其為吏能據法以左右民所至號稱循良一鄉之



明東吳

王執禮子敬全校
顧天敘禮初



人欣而慕之學者自是相繼輩出至於今仕者常數十百人處者常千數百人皆以公爲稱首公諱渙始字公羣晚字文父曾大父諱祐妣李氏大父諱杲妣宋氏考諱序以公登朝授大理評事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妣史氏追封仙游蓬萊縣太君公少穎悟聯方君自總以家事使公得篤志於學其勤至手書司馬氏史記班氏漢書公雖少年而所與交遊皆一時長老文詞與之相上下天

聖元年始就鄉試通判州事蔣公堂就閱所爲文嘆其工曰子第
一人矣公曰有父兄在楊異宋輔與吾遊不願先之蔣公益以此
賢公曰以子爲第二人以成子美名明年登科鄉人皆喜之迓者

百里不絕爲鳳翔寶雞主簿以能選開寶監未幾移鳳州司法王
蒙正爲鳳州以章獻太后姻家怙勢驕橫知公之賢屈意禮之以
郡委公公雖以職事之而鄙其爲人蒙正嘗薦公於朝復以書抵
要官論公可用公喻郡邸吏屏其奏而藏其私書未幾蒙正敗士
以此多公罷爲永康錄事參軍歲饑掌發廩粟民稱其均以太夫
人憂去官起爲開封士曹雍邱民有獄死者縣畏罪以疾告府
遣吏治之闕數人不能究及公往遂直其寃夏人犯邊府當市民
馬以益騎士尹以諉公馬盡得而民不擾以薦知鄆陵始全散蠶
鹽吏不敢爲姦遂得其民歲大荒賊盜蜂起剽略父老驚怖相率

請公自救公慰諭遣之而喻督吏士數日盡獲有兄殺弟而取其衣者弟偶不死與父皆訴之捕得公閱其窮而爲姦問之曰汝殺而弟知其不死而捨之者何兄喻公意曰弟死復生適有見之不敢再也由此得不死父子皆感泣及公去負任從之數千里通判閩州州苦衙前法壞爭者日至公爲立規約訟遂止雖爲政極寬而用法必當吏民畏而安之閩人鮮于侁少而好學篤行公禮之甚厚以備鄉舉侁以獲仕進其始爲吏公復以循吏許之侁仕至諫議大夫號爲名臣職方君自眉視公治喜其能留數月而歸會金洋兵亂閩人恟懼時方闕守公領州事陰爲之備而時率寮吏登城縱酒民遂以安亂兵適亦敗散不及境還朝監裁造務未幾而職方君沒葬逾月芝生於墓木鄉人異焉服除選知祥符祥符多富貴家公均其繇賦而平其爭訟民便安之鄉書手張宗久爲姦利畏公託疾滿百日去而引其子爲代公曰書手法用三等人汝等第二不可宗素事權貴訴於府府爲符縣公杖之已而中貴人至府傳上旨以宗爲書手公據法不奉詔復一中貴人至曰必於法外與之公謂尹李絢曰一匹夫能亂法如此府亦不可爲矣公何不以縣不可故爭之絢懷公言明日入言之上曰此非吾意誰爲祥符令者絢以公對上稱善命內侍省推之蓋宗以賂請於

溫成之族不復窮治杖矯命者逐之一府皆震包孝肅公拯見公
歎曰君以一縣令能此賢於言事官遠矣公嘗出見一婦人敝衣
負水顧曰此蘇士曹也公怪使人問之曰嘻我廖戶曹女流落為
人婢因泣下公惻然訪其主以錢贖之迎置縣空屋中擇婦人謹
厚者祝之廖君昔與公同為府中掾公帥寮舊嫁之罷知衡州未
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公察而疑之問尉所
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居人以獻公曰弓手
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視他人必此為姦訛之而伏他日
衡人以公為神還知漣水軍未行會樞密副使孫公抃

黑利州路刑獄嘗行部至閬中民觀者如堵墻其童子

相率環公揮之不去公謂之曰吾去此二十年矣爾何自識予
皆對曰聞父祖道公為政家有公像祝公復來故爾公笑曰何至
是公至逾年劾城固縣令一人妄殺人者一道震恐遂以無事嘉
祐七年八月乙亥無疾暴卒吏民哭者皆失聲閬人聞之罷市相
率為佛事市中以報享年六十有二官都官郎中階朝奉郎勳上
輕車都尉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太中大夫夫人楊氏累封玉城同
安縣君公沒之明年六月庚辰卒治平二年二月戊申合葬於眉
山永壽鄉高遷里生子三人不欺太子中舍監成都糧料不疑承

議郎通判嘉州公既沒相繼而亡季曰不危家居不求祿仕女四人長適進士楊薦次適進士王東美次適遂州節度推官任更季適宣德郎柳子文孫男十一人千乘千運千之千能千里千秋千經千傑千尋千億時暉女子十人曾孫男女十三人公忠信孝女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好讀書老而不衰平居不治產業既沒無以葬善爲詩得千餘篇題其編曰南麾退翁雜文書啓章奏若干卷記平生所泣歲月爵土一卷曰蘇氏懷章記其爲吏長於律令而以仁愛爲主故所至必治一時稱爲吏師公沒二十七年不危狀公遺事以授公之從子轍曰先君既沒而二兄不淑惟小子僅左

不時錄入益散滅則不孝大矣轍生九年始識公於鄉其後見

公於杞聞公之言記公之遺烈僅識其一二謹拜手稽首書於墓之碑曰轍幼與兄軾皆侍伯父聞其言曰予少而讀書師不煩少長爲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遊於塗行中規矩入居室無惰容非獨吾爾也凡與吾遊者舉然不然輒爲鄉所擯曰是何名爲儒故當是時學者雖寡而不聞有過行自吾之東今將三十年歸視吾里弦歌之聲相聞儒服者於他州爲多善矣爾曹才不逮人姑亦師吾之寡過焉可也皆再拜曰謹受教及長觀公行事循若無所爲動以律令爲師而見義輒發未嘗處人後政事審可者

力爲之不疑鄭子產有言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行無越思如農之
日畔公爲政近之故其所至必有功其去必見思自諸父沒後生
不聞老成之言無所師法而流於俗轍懼子弟之日怠也故記其
所聞以警焉元祐三年歲次戊辰十二月朔日癸酉從子朝奉郎
試尚書戶部侍郎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轍表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公諱奎
之女也簡肅公事 眞宗朝所至以才名稱晚事 仁宗爲參知

章獻太后臨朝公剛毅守節事不苟隨朝廷賴之天下至

決於夫人卒皆有法從文忠起艱難歷侍從登二府旣薨盛衰之
變備矣而其出入豐約皆有常度以韓國治家之法戒其諸婦以
文忠行已大節厲其諸子而不責以富貴平居造次必以禮辭氣
容止雖溫而莊未嘗疾言厲色而整衣冠正顏色雖寒暑疾病不
改其度將終疾牽言語如平日見諸子號泣曰吾年至此死其常
也此爾等憂豈復預吾事邪其天性安於禮法恬於禍福如此享
年七十有三元祐四年八月戊午終於京師十一月甲申祔於文
忠之塋夫人始以文忠貴封壽安縣君入遷爲仁壽郡夫人復以
其子三遷封安康郡太夫人子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少府監丞奕

故光祿寺丞監陳州糧料院裴朝散郎尙書職方員外郎充集賢
校理辯宣德郎監宣州河北酒稅其四人皆未名而卒女三人皆
未及嫁而卒孫男六人悉陝州司戶參軍憲新授滑州韋城縣主
簿恕雄州司禦推官監西京左藏庫愬愿懋並假承務郎孫女七
人長適權忠武軍節度判官蘇京次適承事郎元耆弼次適許州
長社縣主簿范祖朴次適承奉郎王徽次適承務郎王景文次許
嫁承務郎蘇迨次尙幼適范王氏三人皆早卒曾孫二人延世太
世若薛氏歐陽氏世家既具於簡肅文忠之誌轍少獲知於文忠
公出入門下與其諸子遊知夫人平生爲詳而子裴復以狀求銘

稱焉文忠公以文章名當世其風節尤峻蚤歲以言事不合流

落於外 仁宗亮其忠晚用之亦參知政事 仁宗 英宗之際

其所以綏靖朝廷者與丞相忠獻韓公相爲表裏蓋二公之功名
士大夫舉知之夫人簡肅公之第四女母曰金城夫人亦賢婦人
也夫人高明清正而敏於事有父母之風及歸于歐陽氏治其家
事文忠所以得盡力于朝而不恤其私者夫人之力也而世莫知
之初簡肅見文忠公願以夫人歸焉未及而薨及文忠公貶夷陵
令金城以簡肅之志嫁夫人于許州不數日從公南遷姑韓國太
夫人性剛嚴好禮夫人生于富貴方年二十從公涉江湖行萬里

居小邑安于窮陋未嘗有不足之色事韓國時其起居飲食寒溫節度未嘗少失其意雖寒鄉小家女有不能也夫人幼隨金城朝於禁中面賜冠帔及文忠為樞密副使夫人入謝 慈聖光獻太后一見識之曰夫人薛家女邪夫人進對明辯自是每入輒被顧問遇事陰有所補嘗待班於廊下內臣有乘間語及時事者意欲達之文忠夫人正色拒之曰此朝廷事婦人何預焉且公未嘗以國事語妻子也文忠歸老穎上 慈聖嘗幸集禧過其舊廬使人訪問夫人其後姻家有入禁中者 慈聖猶使傳旨問勞文忠既薨夫人不御珠翠羅紈服布素者十七年文忠平生不事家產事

銘曰

簡肅之肅夫人實承之文忠之忠夫人實成之既成其夫亦遺其子白髮素襦動不忘禮貧富之交生死之間有以壯夫而莫克安夫人居之不懾不疑問誰使然簡肅之遺有立於朝文忠子孫豈獨文忠夫人與存

全禪師塔銘

黃蘗斷際禪師之後十有九世曰道全禪師洛陽王氏子也生而不食熏血父母異之使事其舅廣愛演師十有九年而得度二十一年而受具遊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涼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

能爲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遊南方問無上
道師乃棄其舊學渡江而南始從甘露禪師茫無所見復從棲賢
秀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咎至嚼惡食
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道不見舍秀遊高安事洞山文禪師五年
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也文喜曰汝
得之矣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湧泉不學而得高安太守請師住石
臺清涼已而徙居黃蘗師爲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三年眉
山蘇轍以罪謫高安師一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轍以事不能
入山師每來見轍語終日不去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見我
語不離道曰吾病宿業也殆不復起矣君無忘道異時見我無相
忘也旣而病良愈還居山中七年轍蒙恩移績溪令十一月將西
行意師必來別我師遂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升堂與其眾訣歸
而趺坐欲化眾強之臥遂臥不動不復飲食明日丙寅而寂體煖
香輒凡十五日而茶毗得舍利光潔無數享年四十九臘三十明
年三月十三日其徒葬之斷際塔之右其友人聰禪師與其徒思
聰皆以書來績溪曰師逝矣君知之者以舍利爲信請爲銘其塔
而刻諸石爲之銘曰
偉哉菩提心一切皆具足云何有不見迷悶至狂惑譬如衣中

珠一見不復失假令墮塗泥以至大火坑珠性常湛然不應作異想全師大乘師晚悟最上乘身病心不病身滅心不滅西域師子師中國惠可師皆不免厄死而況其餘人疾病不能入刀兵不能攻非彼有不能乃我未常受我今爲師說智者不當凝

閑禪師碑

閑禪師者臨濟立公九世法孫而黃龍南老嫡嗣也南老以道化江西其徒常數百人而師爲高第南每嘆曰祖師之道不墜於地必斯人是賴南雖在世而學者歸之已如雲矣南旣寂一時尊宿無有居其右者熙寧年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暮年鍾陵

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人聞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之西堂事之愈篤居二年元豐四年三月十三日浴訖趺坐以偈告衆以將入滅遂泊然而化旣化神色不變鬚髮鬢而復出廬陵守與其人來觀者如堵皆願留事真相長老利儼稟師遺言閣維之薪盡火滅全身不散以油沃薪益之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金沙居士長者購以金錢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其所獲幾至數斛師法名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也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得而蠶之覺而有孕及生白光照室

幼不近酒肉年十一事建州昇山資慶長老德圓十七削髮受具
二十辭師遠遊及其終也年五十三臘三十六余未嘗識師元豐
七年過廬山開先見瑛禪師言及師事且曰瑛少嘗問道於閑師
願爲文刻石傳示久遠余許之明年遣其徒請於績溪余有善知
識本出於南老將問之益信而作五月辛亥得疾寒熱癸丑益甚
余正卧念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今我此疾何自而至少頃卽睡
夢有告者曰如閑師復何疑耶疑卽病矣余聞之矍然卽於夢中
作數百言詞甚雋偉覺而忘之病亦稍愈乃爲之碑而系之以偈
曰

一切諸如來惟於一性通具足大神力或坐微塵裏而轉大法
輪或於一毛端普見寶王刹或於見在土遍見一切土彼此無
壞相或於見在土直上忉利宮人天相還往而無有難相或令
土石沙皆化爲黃金一切皆得取或令江河海皆化爲酥酪一
切皆得食或迨取一劫而演爲十劫或遠取百劫而促爲一劫
一切無礙法河沙不可擬閑師得正眼久爲僧中王及其滅度
時廣作諸法事顏色不勤搖爪髮日滋長薪盡火亦滅凝然不
解散益薪助以油爾乃就變滅是時人天哀大風吹陰雲發瓦
折大木烟氣所及處皆得大舍利圓明如寶珠精色如真金其

數千萬億是事大希有聞者以爲疑我者忝聞道亦不免斯惑
病中夢訶者閑師事何疑有疑卽是病不當作是見夢中悔謝
客口作數百言曾不以意作已覺不能記稽首三界尊閑師不
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復以告瑛師刻石示學人

孟德傳

附子瞻語

孟德者神勇之退卒也少而好山林旣爲兵不獲如志嘉祐中戍
秦州秦中多名山德出其妻以其子與人而逃至華山下以其衣
易一刀十齏攜以入山自念吾禁軍也今至此擒亦死無食亦死
遇虎狼毒蛇亦死此三死者吾不復卹矣惟山之深者往焉食其
齏旣盡取草根木實食之一日十病十愈吐利脹懣無所不至旣
數月安之如食五穀以此入山二年而不飢然遇猛獸者數矣亦
輒不死德之言曰凡猛獸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號其聲
震山谷德以不顧死未嘗爲動須臾奮躍如將搏焉不至十數步
則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試之前後如一後至商州不知其商州
也爲候者所執德自分死矣知商州宋孝孫謂之曰吾視汝非惡
人也類有道者德具道本末乃使爲自告者置之秦州張公安道
適知秦州德稱病得除兵籍爲民至今往來諸山中亦無他異能
夫孟德可謂有道者也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有所慕有所畏慕

與畏交於胸中未必用也而其色見於面顏人望而知之故弱者見侮強者見笑未有特立於世者也今孟德其中無所顧其浩然之氣發越於外不自見而物見之矣推此道也雖列於天地可也會何猛獸之足道哉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爲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置一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上者有虎自山上馳下婦人倉惶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舐觸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意

虎之食人必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施歟世言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非歟其醒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爲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卽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其氣已蓋之矣伊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不敢食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子瞻題

丐者趙生傳

高安丐者趙生敝衣蓬髮未嘗沐浴好飲酒醉輒毆詈其市人雖有好事時召與語生亦慢罵斥其過惡故高安之人皆謂之狂人

不敢近也然其與人遇雖未嘗識皆能道其宿疾與其平生善惡以此或曰此非有道者耶元豐三年予謫居高安時見之於途亦畏其狂不敢問是歲歲莫生來見予予詰之曰生未嘗求人今謁我何也生曰吾意欲見君耳既而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吾將歛君挽水以漑百骸經旬諸疾可去經歲不怠雖度世可也予用其說信然惟怠不能久故不能究其妙生嘗告予吾將與君夜宿于此予許之既而不至問其故曰吾將與君遊於他所度君不能無驚驚或傷神故不敢予曰生遊何至曰吾常至太山下所見與世說地獄同君若見此歸當不願仕矣予曰何故生曰彼多僧與官吏僧逾分吏暴物故耳予曰生能至彼彼人亦知相敬耶生曰不然吾則見彼彼不吾見也因歎曰此亦邪術非正道也君能自養使氣與性俱全則出入之際將不學而能然後爲正也予曰養氣請從生說爲之至於養性奈何生不答一日遠問曰君亦嘗夢乎予曰然亦嘗夢先公平予曰然方其夢也亦有存沒憂樂之知乎予曰是不可常也生笑曰嘗問我養性今有夢覺之異則性不全矣子矍然異其言自此知生非特挾術亦知道者也生兩目皆翳視物不明然時能脫翳見瞳子碧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自心以下骨如鋒刃兩骨相值

其間不合如指嘗自言生於甲寅今一百二十七年矣家本代州名吉事五臺僧不能終棄之遊四方少年無行所為多不法與楊州蔣君俱學蔣惡之以藥毒其目遂翳然生亦非蔣不循理槁死無能為也是時予兄子瞻謫居黃州求書而往一見喜子瞻之樂易留半歲不去及子瞻北歸從之興國知軍楊繪見而留之生喜禽鳥六畜常以一物自隨寢食與之同居興國畜駿騾為騾所傷而死繪具棺葬之元祐元年子與子瞻皆召還京師蜀僧有法震者來見曰震浙江將謁公黃州至雲安逆旅見一丐者曰吾姓趙頃於黃州識蘇公為我謝之子驚問其狀良是時知興國軍朱彥

博之子在坐歸告其父發其葬空無所有惟一杖及兩脛在子聞有道者惡人知之多以惡言穢行自晦然亦不能盡揜故德順時見於外今余觀趙生鄙拙忿隘非專自晦者也而其言時有合於道蓋於道無見則術不能神術雖已至而道未全盡雖能久生變化亦未可以語者之真人也

道書屍假之下者雷脚一骨生豈假者耶

敘三首

類篇敘

范景仁侍讀託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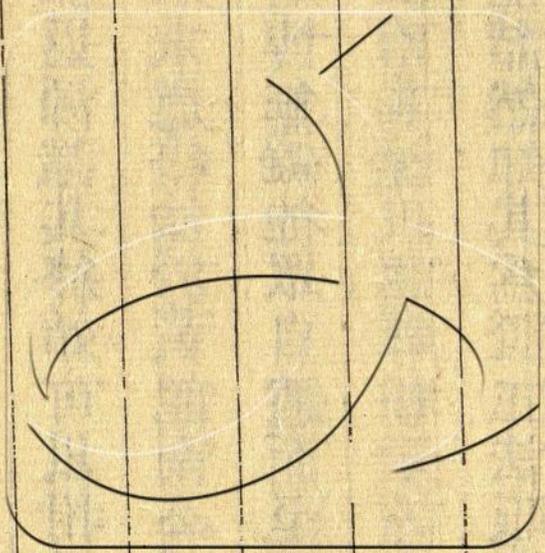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千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

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爲多矣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蓋天聖中諸儒始受詔爲集韻書成以爲有形存而聲亡者未可以責得於集韻也於是又詔爲類篇凡受詔若干年而後成夫天下之物其多而至比於字書者未始有也然而多不獲其處豈其無以待之昔周公之爲政登龜取鼃攻臯去蛙之說無不備具而孔子之論禮至於千萬而一有者皆預爲之說夫此將以應天下之無窮故待天下之物使皆有處如待字書則物無足治者凡爲類篇以說文爲本而其例有八一曰槩槻同部而啞啞異部凡同意而異形者皆兩見也二曰天一在年一在眞凡同意而異聲者皆一見也三曰叟之在艸食之在方凡古意之不可知者皆從其故也四曰零古乞類也而今附兩齡古口類也而今附音凡變古而有異義者皆從今也五曰壺之在口無之在林凡變古而失其眞者皆從古也六曰先之附大尸之附人凡字之後出而無據者皆不得特見也七曰王之爲玉朋之爲朋凡字之失故而遂然者皆明其由也八曰邑之加邑白之加孺凡集韻之所遺者皆載於今書也推此八者以求其詳可得而見

也凡十四篇目錄一篇文若干

洞山文長老語錄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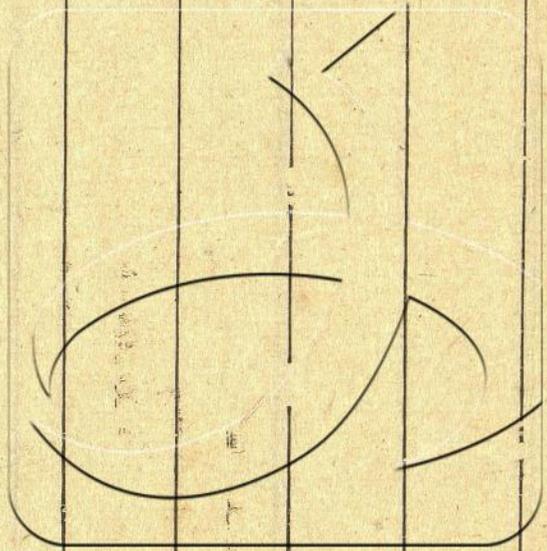
水流於地發爲草木鹹酸甘苦皆水也火傳於薪化爲飲食飯麩羹藪皆火也心藏於人見於百骸視聽言動皆心也古之達人推而通之大而天地山河細而秋毫微塵此心無所不在無所不見是以小中見大大中見小一爲千萬千萬爲一皆心法爾然而非有所造也故其指心法以示人也有以光明相好化人有以飲食臥具衣服有以園林臺觀虛空有以寂嘿無說無示蓋事無非法者然有聞思修法門眾生由之以入如大衢路既徑且易自達磨西來諸祖相承皆因言以曉人心地既明出語皆法譬如古木生氣條達花葉無數顛倒向背穠纖長短無一不可譬如大海濕性融溢隨風舒卷波濤流轉充遍洲浦無一不到觀者眩曜莫測其故然至於循流返源識其終始可以拊手而笑有克文禪師幼治儒業弱冠出家求道得法於黃龍南公說法於高安諸山晚居洞山實繼悟本辯博無礙徒眾自遠而至元豐三年予以罪來南一見如舊相識既而其徒以語錄相示讀之縱橫放肆爲之茫然自失蓋余雖不能詰然知其爲證正法眼藏得遊戲三昧者也故題其篇首



古今家誠敘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
愛之深故其爲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爲之避害也
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
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
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爲
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彊也君之於臣也爲之號令
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
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

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
挹彼注茲可以餽饕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
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
其爲子言也必思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
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爲賢母錄
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爲是書
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爲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
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
之聲則斂手而退士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
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雖廣之天下可也
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樂城集卷之二十五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祭文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
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人君則
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

嫜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
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
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
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
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畱遣使往奠
涕泗橫流絳幡素車歸安故邨嗚呼哀哉尙饗

祭永嘉郡夫人馬氏文

維元豐元年八月壬寅朔十八日己未具官蘇軾轍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故永嘉郡夫人馬氏之靈惟夫人毓德太宗作配仁
人富貴榮顯居之若無寬裕慈祥終身不改晚通至道游心空寂
啓手卽化容如平生登證妙果古人是似歲月遷逝歸全南野君
子在位嗣子在列都人出祖欷歔歎息軾與弟轍皆遊門下義均
親戚令德懿行夙所聞知恭致祀奠禮薄誠至尙饗

祭王虢州伯舅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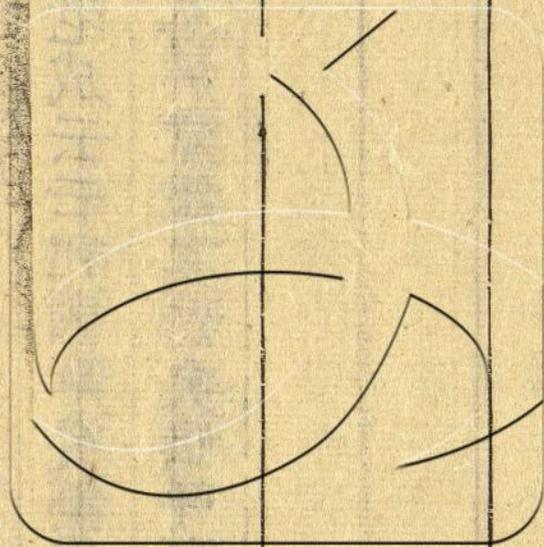
年月日具官蘇軾與弟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虢州使
君伯舅朝散親家翁之靈軾官吳中昔始識君愚不自量欲裕斯
人眾目睢盱更笑迭瞋君在其間乃獨不然危弦急張時一弛寬
我賴以全民亦少安事之難知君以罪廢還家宋都轍適在是簿

書之閑往走君廬忘其厄窮笑歌謹呼夜飲不歸月墮城隅間屏
僕夫與我深言今昔之故君何不聞指後將然已而信然見遠識
微我不如君我遷于南一往六年歸來執手白髮侵顛遂以息女
許君長子朋友惟舊親戚惟始西號之行過我都城慨然憂世不
憂死生訃來自西驚怛不信車過城東往奠不辰追懷平生哭於
寢門瀆酒束脯以寄酸辛嗚呼哀哉尙饗

祭歐陽少師文

嘉祐之初公在翰林維時先君處于西南世所莫知隱居之深作
書號公曰是知予公應嗟然我明子心吾於天下交游如林有如
斯文見所未會先君來東實始識公傾蓋之歡故舊莫隆遍出所
爲歎息改容歷告在位莫此蔽蒙報國以士古人之忠公不妄言
其重鼎鐘厥聲四馳靡然向風嗟維此時文律頽毀奇邪譎怪不
可告止剽剝珠貝綴飾耳鼻調和椒薑毒病唇齒咀嚼荆棘斥棄
羹藜號茲古文不自愧恥公爲宗伯思復正始狂詞怪論見者投
棄踴踴元昆與轍偕來皆試於庭羽翼病摧有鑒在上無所事媒

蘇東坡集卷之二十三
三
馳詞數千適當公懷擢之衆中羣疑相厯公恬不驚衆惑徐開滔
滔狂瀾中道而迴匪公之明化爲詠辨公德日隆歷蹈二府轍方
在艱撫視逾素納銘幽宅德逮存故終喪而還公以勞去公年未
衰屢告遲莫自毫徂青迄蔡而許來歸汝陰嘯傲環堵轍官在陳
於穎則隣拜公門下笑言歡欣杯酒相屬圖史紛紜辯論不衰志
氣益振有如斯人而止斯邪書來告哀情懷酸辛報不及至凶訃
遄臻嗚呼公之於人雲漢之光昭回洞達無有采章學者所仰以
克嚮方知者不惑昧者不狂公之在朝以直自遂排斥姦回罔有
劇易後來相承敢損故事雖庸無知亦或勉勵此風之行逾三十
年朝廷尊嚴庶士多賢伊誰云從公導其先自公之歸忽焉變遷
文誰使然要歸諸天天之生物各維其時朝暘薰風春夏時宜凍
雨急雪匪寒不施時去不返雖強莫違矧惟斯人而不有時時旣
往矣公亦逝矣老成云亡邦國瘁矣無爲爲善善者廢矣時實使
然我誰對矣哭公於堂維其悲矣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景仁文

維元祐四年八月十日丁未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軍州事
蘇軾與弟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故端明殿學士贈金紫光祿大夫忠文范公之靈公之少年初
以賦鳴挾策來東氣和而平微見圭角人人自驚宋氏叔仲典司
衆盟見公所爲屣履以迎自毀其文以致公名士滿太學莫之敢
爭公之中歲始以諫逐堯老將傳未有立子羣公欲言以目相視
公獨發之自詭以死帝知其忠始怒終喜後有繼者實蹈公軌公
亦自信卒老言事公之末年終以節聞國有蝨賊當之以身力言

不從遂致爲臣閉門接士不怨不憤羣枉旣消衆正當伸有欲援
之同撫我民公笑稱病誓不復振凡世之人有一於是翹然自名
足以爲貴公有其三豈不卓偉位雖顯榮有不盡志嵩隗之間穎
異之側有廬可安有田可食顧惟平生篤志鐘律旣成旣上疾亦
告革嗚呼昔我先人公早知之白首相歡事往莫追軾方在朝公
舉諫官卒以獲罪而無一言轍來自東復館于門曾患之不卹而
唯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嗚呼哀哉尚享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于
庭縉紳咨嗟復見老成太姪在位成王在左日子惇惇誰卹子禍
曰髮蒼顏三世之臣不惡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
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莫當遄返洛師授之苑丘實將用之公之
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
士代天幹旋事勞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
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
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

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于家臥不時
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兩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
龍袞蟬冠遂以往禘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
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母隕匪以
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
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祭鄧內翰母郡太君文

惟靈祇服圖史肅恭蘋蘩擢芳江漢之濱齊聲尹姁之盛篤生賢
子揚於帝廷北扉代言訓誥如古南宮元職賓旅有儀聯袂以朝
列鼎而養織屨以就方進豈惟古人剪髮以成陶公復見南國耄
期不亂子孫滿前福祿所鍾方期永世喜懼相繼入弔於廬今者
丹旄告待靈舟將啓僚舊之故肴醴式陳魂而有知嘉此誠意尙
饗

祭曹演父朝議文

我官宋都晨出南河逢公北征吏卒譏訶相揖於輿莫或違它伯
氏之南見公符離傾蓋相歡執手無疑公顧我笑我猶未知逮伯
遷黃公在浮光山聯川通可跋而望有饋豚羔報之醪漿始於友
朋求我婚姻數歲之間相與抱孫我雖未際而日以親我夢皎然

有告不祥凶訃在門淒絕肝腸諸子纍纍匍匐哀荒公嗜讀書贍於文詞亦達於政實惟吏師惟人莫知而止於斯匪我知公我兄實知哭公寢門兄在禮闈嗚呼已矣寄哀此詞尙饗

祭忠獻韓公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二十三日己丑具官蘇轍具官趙君錫謹以清酌庶羞之奠五祭於故某官韓公之靈轍等游公之門迹有戚疎長育成材公志不殊譬諸草木農夫所區方其播之匪擇瘠腴旣苗且實物自取徐究觀厥成功在於初公之事君社稷是爲允有膂力以執大器旣安且平物賴其賜豈惟吾儕有祿與位自公云亡日月遄邁蒼然墓木過者垂涕轍與君錫偕使於遼驅車往來實出其郊顧瞻西山與公俱高使事有期當復於朝觴豆甚微懷想則勞且謁且辭徘徊奈何尙饗

祭姪林文

年月日從叔以肴酒之奠致祭於亡姪十六郎之靈嗚呼小宗之傳五世於是甚謹而信孔孝而悌旣冠而孤方壯而死何辜於天至此極也昔我來東恃爾於斯憂樂相知有無相資千里故鄉相視忘歸奈何忽焉去而莫追王城西原土厚而溫上爾先君下爾弟昆一畝之邛三人終焉弱子僅存始行而言自今以往見此而

已于撫子育日此汝後庶幾鬼神憐汝無罪畀之壽考以繼家事
嗚呼哀哉尙饗

代人祭文八首

代李公儀諫議祭張文裕侍郎文

惟公擢秀齊魯朴厚忠良自下升高勤勞四方操行之堅老而益
強蒼眉皓髯邦家之光既謝于朝偃息帝鄉高風凜然公卿是望
于何不淑震悼周行喪歸于東邦人慨慷肅之於公朋好有年繼
縉王事出入周旋孰云委化不告而先念昔方壯交遊滿前俯仰
幾何凋落紛然富貴壽考神弗能全有如公躬十無一焉公今安
歸來舉豆籩尙饗

代張公安道祭李宥侍郎文

元豐元年歲次戊午二月丙午朔二十一日丙寅某官某謹以清
酌庶羞之奠祭于故太子賓客贈工部侍郎李公之靈世稱至治
咸平景德士生其間端良純一公進以文而以德稱不介不隨泊
然靜深推以予人恕而多矜下御吏民如恐不勝晚登朝廷逡巡
自得獨立不競浮夸是律卒引而去識者歎息歸老睢陽環堵而
終更三十年乃葬元豐世遠人亡誰復知公反兆東圻祖奠有時
訊銘考行則猶可知沒而不亡雖久何悲嗚呼公平今世之師尙

饗

代南京留守祭嘉郡夫人馬氏文

鵲災之風久矣其亡有德斯潛亦耀於鄉宜其家人退食廟堂壽考而終令問不忘有崇其丘都人所望某守土於茲襄事告時尊德以教惟吏之宜生有邑睹沒有廟祠今則不能念昔行之致是菲薄惟愧矣夫尚饗

代張公祭蔡子正資政文

嗚呼公材甚長無適不宜公氣孔堅勇而敢爲厥初磐桓亦躋不顯守邊西方鋒穎乃見聲聞於朝遂付兵樞剔朽鋟荒許之馳驅有志不從疾病支離中道不行輦扶而歸嗟我與公少年相親鄉黨之遊繼以婚姻我老厭事求歸不能公敏而強力罔不任謂當敷施慰我友朋柰何不淑棄我而先遺奠有時涕泗何言誰實使之要以問天嗚呼哀哉尚饗

代毛筠州祭王觀文韶文二首

公學敦詩書性喜韜略奮迹儒者收功戎行千里開疆列鼎而食豐功偉烈震耀當年絳纛朱幡留連列郡用舍之際方共慨然存沒之來孰云止此子幼方仕母老在堂百口有藜藿之憂十年爲夢寐之頃十夫殞涕道路興嗟某比綴末姻仍叨屬部笑言未接

涕泣長辭攀望靈車寄哀薄奠伏惟尚饗

嗟人之生夢幼泡影短長得失何實非病惟公少年闊略細行從
軍西方睥睨鄰境手探虎穴足踐荒梗遂開洮岷歸執兵柄功名
赫奕富貴俄頃未安西樞斥就南屏盤桓武昌偃息洪井國方用
兵邊鄙未靖謂當再駕沒齒馳騁嗚呼不淑一寐不醒老幼盈前
饘粥誰省盛衰奄忽驚惶羣聽惟公晚年自謂見性死生變化其
已安命世之不知奔走弔慶寄奠一觴孰爲悲哽尚饗

代三省祭門下韓侍郎曾孫文

惟靈淵源深長才質純茂出從仕籍有聞摺紳茗穎方興秀而禾
實寵祿將至往而莫留日月有時出祖於道尊親之愛感念則深
同列增嗜行路興歎精神未泯來舉一觴嗚呼尚饗

祝文一十六首

陳州日食禱諸廟文

年月日具官張芻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於太昊之神嗚呼日
官底日實詔天戒正陽之朔將有薄食上心震懼側身修德誕布
休命赦宥多辟凡在祀典罔不咸秩惟神聰明照鑒誠忱消復大
青導迎和氣俾我有邦享天之衷民物康阜以永保神之休無斃
尚饗

陳述古舍人辭廟文二首

某來守是邦於今未幾恭承嘉惠即不南服自初始至逮茲解去
雨暘時若災癘不起豈某之能繫神之功風俗淳厚獄訟稀少豈
某之教繫神之舊獲免罪戾敢忘大賜薦誠俎豆匪以報也尙饗
右太昊廟

某奮自諸生列位近侍凡出守之地雖駑不才所至輒繕其學宮
修其禮物見其學士大夫教其子弟庶幾有成以無忘夫子之業
及來是邦獲再執幣爵以見於廷慨然顧瞻思繼前志而詔書來
被移殿南服將以是月甲子有事於行登薦菲薄惟告不敏尙饗
右孔子廟

齊州祈雨雪文二首

惟神出入造化呼召風雲播灑甘澤育潤下土今者歷時不雨麥
不得種饑饉既至疫癘將起守土之吏知任其憂而不知所為神
能仁愛斯民又能作為雨雪以生育萬物是以敢告苟克有應嘉
雪時降以寬吏民之憂敢不有以報也尙饗

右禱龍洞

某攝守濟南適丁旱災自秋徂冬迄此春莫菽粟不登麥不得種
秋田既耕種不入土公私匱竭食將不繼官吏震懼並走祠望精
神不格報不時至暴風振揚雲合轍解嗷嗷相視知殞溝壑粵茲

耆艾稽首來告曰維此土西附岱麓蒙神之休常以有年雲興膚寸實雨天下矧伊我邦而或棄遺神不遺我我則不告是用祇具牲酒請命有神吏之不虔無所逃罪民知歸神神豈棄之茲誠不妄甘雨時至迨秋有成民免於死將戴神之功展其四支以永事神無斃尙饗

右禱泰山

徐州漢高帝廟祈晴文

代子瞻

熙寧十年六月癸巳具官蘇某謹以清酌少牢之奠告於漢高皇帝之神曰此方之民以麥爲命今茲歲首雨雪失候麥苗病瘵穫不償種秋有成庶幾無饑菽粟滿野淫雨爲害豐沛庫下鞠爲瀧澤暑雨方作晴未可覩雨暘之間死生係之吏民相視無所控告惟神奮自茲土埽滅強暴雖宅關輔實懷故鄉俯仰千歲遺語猶在間里告病其有不卹驅除陰雲導迎秋暘神實能之疏放流潦改種秋稼民實望之道民之言微神之福吏實職之苟克有應敢忘其報尙饗

南京祭文七首

熙寧十年九月戊辰某官某謹告於某神曰今茲禾稷將登銍艾滿野陰雨爲沴彌月不止穗者將腐角者將落徐方大水將浸東境溝洫盈滿流潦橫至民貧無食恃穫以飽官貧無蓄恃稅以給

而雨并害之公私困竭神亦將乏享吏既不職無以格神之休敢因民心以乞晴於爾有神神能掃除陰雲顯見白日使秋稼畢登宿麥成孰民免於饑吏免於罪則神之賜多矣其何以報謹告

九月庚戌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神曰民能盡力於耕而水旱之變不能知也吏能盡力於治而饑饉之憂不能爲也斡旋陰陽開闔天地其職在神此吏民之所恃而依也雖然叩之而必聞號之而必應人有不能而況於神之遠而微也今者以雨病告不旋日而雨止種麥穫豆不失其時也太守不德而蒙斯貺自視缺然知無以堪之也酒醴潔芳肴款備具匪以爲報惟致其意也尙饗

十二月己亥某官某謹以酒饌之奠告於某神宋維大都兵食夥繁一歲之奉仰於諸藩自河爲災千里汗漫隣邑告病我邦獨完賦稅百須所恃惟田終歲不雪麥將大乾患始於民卒迫於官神仁愛人忍坐以觀卷舒陰陽職上通天勞不崇朝雨雪紛然民食宿麥癘疫莫干久而不施莫知誰愆吏則不德而民當哀憐歸誠於神其終捨旃尙饗

元豐元年正月庚申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祭於句芒之神木氣旣應田事將起肇出土牛以令早晚惟神體仁司春發生萬物時

節風雨祐我農夫苟東作順敘將終歲允賴邦有舊典敢率以告
尙饗

二月己未某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於某神某來守是邦自秋徂
春政事不修雨暘失候始以水告繼以旱請玩神瀆祀至於再三
中心赧焉懼獲譴咎然今宿麥將槁時雨不降流亡布路倉廩莫
繼與其病民寧我獲戾是月恭卜良日申禱有神其尙哀矜農夫
賜以膏澤尙饗

六月十七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於某神梁宋之郊頻年旱
饑盜賊煩興囹圄填充粵自茲夏農穫六七流亡旣去桴鼓隨息
庶幾秋成民以阜安而淫雨不節水潦橫潰荏菽禾黍鞠爲汙澤
秋氣方始田可耕種神誠愛民錫之開晴積水時去晚稼復執則
民報神之心不在俎豆將世以奉承母有厭數尙饗

七月五日具官某謹以肴酒之奠告於某神乃者暑雨荐至溝澮
盈滿淤田棄水相繼爲虐秋稼滿野淪胥以敗民號無告吏莫之
救酌酒告神庶幾哀憐會未旋踵秋暘炳耀匪神之仁化爲凶年
雖使民竭其所有無以報稱奉觴再拜惟誠而已其尙驅除陰沴
以終大賜尙饗

績溪謁城隍文

某以不才忝臨民社謹因舊禮拜謁祠下神仁愛民恭率神意不敢不勉神亦時節風雨驅除癘疫以祐相我治謹告

謁孔子廟文

某結髮學問今始為邑無由之政事而治蒲無偃之文學而治武城進謁祠下惟愧惟栗謹告

祭靈惠汪公文

維元豐八年歲次乙丑八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承議郎知縣事騎都尉蘇轍謹遣男适以卮酒特羊致祭於靈惠公汪王之神神

有功斯民世享廟祀轍來長是邑卽神舊邦蒙神之休雨暘以時

稼穡大熟賦役畢具獄訟衰少才短政拙何以獲此意由僥倖以

致疾癘寒熱為虐下逮兒女更相播染臥者過半迄茲瘡損自夏

及秋中間禱禳神不厭瀆卒保康乂皆神之恩茲用恭致薄禮以

謝不敏敢告驅除癘癘時節風氣使民不告病而吏與蒙貺尚饗

青辭三首

齊州祈雨青辭

嗚呼民愚無知吏怠弗教鬼神不享積釁成癘旱氣充塞五種失

載饑饉既至疾疫將起禱求百神寂寥無聞民既窮瘁吏亦震恐

谷知咎殃將自洗濯而神怒未怠膏澤不至粟粟危懼無所歸命

敢因舊儀祇薦誠悃惟皇天后土靡不覆幬日月宿耀靡不臨照
山川嶽瀆靡不容載哀矜無辜縱舍有罪并包含養與道爲一祓
除妖孽布導和氣時播甘雨以救民命亦俾我守臣間蒙大賜以
寬憂責

南京祈晴青辭

嗟民之艱豐歲常少粵維茲夏牟麥小熟飢者未飽而淫雨爲沴
秋稼殄瘁淪爲塗潦宿藏將盡歲計莫續盜賊將起犴獄充斥比
之無辜誰爲此禍吏實不德得過於神胡爲殃民以重吏愆今茲
歸誠天地布其腹心神仁愛人豈終病之其尙振揚清風以逐屏
翳使太陽顯行后土以乾民趨於田旣穫且耕亦有高廩以祀以
養吏蒙其賜不知其報此亦天地之大德下民之所仰望而求也

筠州祈雨青辭

臣來是邦歲比不登去夏大水汎溢城邑繼以秋旱民食不足庶
幾今歲五種遂茂以釋餘病而亢陽爲災不雨彌月水泉耗竭多
稼殄瘁雲物告異災火時發上下恐懼不知所措惟吏之不德無
以仰當天心惟民之無良有以召致神怒雖自洗濯並走祠望而
誠意淺陋靈貺不答將嘿不以告而民不可棄神亦不終棄人謹
歸誠天地請命百神尙克收如焚之威以布甘雨使民得稼穡各

安其居使我守土之臣亦蒙大賜

樂城集卷之二十五終

樂城集卷之二十六

宋眉山蘇轍子由著

明東吳王執禮子敬
顧天敘禮初全校

西掖告詞六十一首

林希集賢殿修撰知蘇州

勅具官林希撰歷選多士以備左右侍從之臣股肱之良槩出於此爾以文學政事有聞于時擢從右史試以書命而行已不靖遽致人言朕不忍棄才尚寵以書殿往蒞吳俗思慎厥終可

楊傑知潤州

勅具官某京口江浙之會而楊楚方饑仰食隣境朕思得良吏通
其有無以濟民病爾以冬官屬績用有聞而欲自詭以治民朕不
汝違其究乃心以底成效可

陳安期屯田郎中

勅具官某爾以能選積勞于工正升之文昌以勸勤吏矧司空之
屬農部爲上爾其益敬厥事以稱朕意可

蔡立知鄂州

勅具官某武昌控引江漢勢居上流古爲重地非練達政事不以
畀之以爾久於治民爲論者所稱殿將觀爾于是惟寬而勿弛
而勿苛則予汝嘉可

盛南仲知衡州

勅具官某殿進退天下士大夫不惟其才惟其行蓋未有不能正
身而能正人者也爾以世族之後嘗爲部使者矣而不閑于家厥
聲達焉法不可置往卽南服尙克循省可

許中正致仕單恩改朝議大夫

勅具官某朕嗣服之初推恩海宇矧惟耆老之士蚤隆止足之風
豈無寵嘉以慰鄉黨可

虞肇知鼎州

勅具官某武陵依重湖之深嶮據五溪之走集民夷雜居剽輕易
擾惟守以安靖可以言治爾昔以才舉爲御史屬官久於牧民宜
在此選無煩條教以便遠人可

胡田知誠州邢浩知欽州

勅具官某等欽誠爲郡雖有新舊之異而民夷雜處不可一以華
法治也田自欽易誠其習南越之故矣浩自環慶往亦知所以治
邊之宜惟寬可以懷遠人惟廉可以服殊俗輔以明斷其罔有不
濟可依前件

王存磨勘改朝散郎

勅朝廷用人惟其才而考績必以歲月用人惟其才故政無不修
考績必以歲月故官不失緒朕兼此二柄以御羣臣故雖六事之
長猶寓郎官之秩具官王存文雅足以飾吏事靖重足以鎮國俗
恬於進退不爲利回出入臺省人言無間司馬治兵朕旣已重其
選矣有司奏課并欲以報其勞焉可

梁惟簡供備庫使

勅朕惟崇慶日總萬機號令所至澤遍海內況其左右侍御之臣
朝夕執事之勞而有不被其賜者乎坤成之慶國有常憲尙勉忠
孝思報其萬一可

張璪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知鄭州

勅昔我神考收擢雋良寘于丞弼惟茲內史之重實綜萬機之繁
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廷時予
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勞之人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遂所
請具官某名臣之後風流具有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究
通物情樽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遊及輟自西臺之要付以
新鄭之雄加祕殿之寵名兼進秩之異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
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方朕尚有賴可

趙君錫太常少卿

勅太常總禮樂之政兼伯夷后夔之業平居無事若無所爲至於
郊廟社稷之儀朝廷上下之分一有大議罔不責成昔孫叔通爲
東宮傅以習於園廟復命此職趙宗儒失不任事由卿而罷爲東
宮師用人之難蓋自前世具管某篤於孝悌居家可紀敏以從政
臨事不煩予欲泐嫌而明微蓋有取於靜慎此官職清而事少亦
將便於老成往服優恩勉揚厥職可

劉綯太學博士

勅春秋之廢於今二十年矣講者不以爲師而學者不以爲弟子
孔氏之遺書而陵遲至是朕甚憫之爾能講誦其說遭棄而不廢

蓋將有見於此夫三傳之義其得之者多矣附以咬趙無蔽於一家庶幾士有考焉可

鄧羲叔主客郎中

勅國有四方賓旅之事則主客掌其享燕餼率之節其疏數豐殺皆有常度遠人於是觀禮不可以不慎爾既掌其事矣以資當遷其益勉之以稱其職可

林旦侍御史權淮南運副

勅具官某淮甸之民薦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輟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術行之畧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爲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故其爲朕往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戢奸無使斯人重被其困可

田待問淮南運判可淮南提刑

勅具官某楊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爲盜遂使州縣狂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聞起爾於山陽守叅領漕事今又命爾督視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可

陳紘可倉部郎中王古可工部郎中

勅具官某等漢郎官出宰百里今部使者入治諸司其爲輕重異

矣朕於是考察多士近而觀其不煩遠而觀其不惰庶幾有得以待任使以汝等八於吳越優有著狀故使紘治予廩古治予工其益敬厥事以底成績可

孫升監察御史可殿中侍御史

勅具官某朕方共默不言責成於有司正賴耳目之官別白忠邪論辯得失言而中理則予汝嘉不幸而失予不汝咎爾爲御史期年於此矣察其所爲忠慤不回以次而遷庶盡其用爾其深識朕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安意肆志無悼後害可

李常蔡延慶並轉朝議大夫

勅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叙勤勞貴賤無間矧夫內與六官之長外總連帥之權均大計之羸虛司隣邦之動靜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官李常奮由疏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綱目具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靜不擾咸以侍從之選而膺股肱之良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人勞可

徐彥孚澶州通判

勅具官某河徙而西則澶淵非復昔日之舊然國門之北兵屯倉廩猶甲於他郡大臣言爾可用往丞守事勉竭才力以安我股肱

之名郡可

章惇知楊州

勅樞臣之長出居列郡汝海之地僻在連山邈焉鄉黨之遐疑失親庭之便朕方以孝治天下德綏臣鄰宜惟茂恩俾易近地具官某蚤以文詞中選拔出於衆人中以功名自期被遇於先帝逮予纂服亦既期年比緣議論之差授以方州之寄澹然自守綽有安靖之風臥而治民不失綏懷之體眷楊楚之重地據吳越之通途仰足以分予南顧之憂俛足以慰爾思歸之願體朕至意勉於裕民可

邢恕知汝州

勅具官某觀過而知其仁君子與之爾有志於時而不知力之不逮以陷於過徐察其中蓋有足矜者臨汝古郡民朴而事簡可以自養益務修省不汝終棄可

王令圖可都水使者

勅大河西流汎溢千里河朔之民以蒲葦爲生與魚鼈同居朕中食而歎思得明習水事之人而與謀之具官某老於從政才力有餘出入兩河間知其得失久矣水官之職爾實宜之楊焉王延世之功朕有望焉可

王荀龍知澶州李孝純知棣州

勅具官某等治國如烹小鮮蒞官如製美錦以煩手烹魚則魚必潰使學者製錦則錦必傷朕知斯民之艱難擇人而養之閔閔焉若將不及以爾荀龍典刑舊德習於爲政以爾孝純家世循吏屢典大邦澶淵無棣皆河朔之要擇以付爾其益勉之朝夕無怠以深副吾望可依前件

郭達自致仕起知潞州

勅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霸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鞀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勲久廢不用具官某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嗟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侍之足云窮當益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可

何正臣知梓州

勅東蜀地嶮而民貧不如西蜀之厚而戎瀘被邊民夷襍居安之尤難朕方寬賦役以裕民正疆場以息衆連帥之任宜得其人具官某奮自東南擢居侍從參議論於臺省布條教於方州比自長沙復臨上黨出入旣久當識朝廷之心寄任愈隆初無遐邇之異

務爲安靖以慰遠民可

孫覽河北運副除右司郎官

勅具官某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爲未足以盡其才也召而寘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巨細畢陳於前若網在綱振之則舉弛則盡廢爾昔旣稱治辦矣勉旣厥心以觀來效可

陶世延

弼孫弼死於順州

刑選

吉子吉死於盜

各部三班借職

勅陶世延等惟乃祖父以身殉職義不旋踵寵爾一命庶幾士知○力之必報可依前件

皇兄令羽磨勘轉遙團

勅具官其考績之法一以歲月爲勞而不以親疏爲異爾能靖恭於位積日當遷以環衛之崇而加團結之寵益勉忠孝無溢無驕以保祿爵之重可

張輔之人內內侍省磨勘轉內殿承制

勅具官某昔文武之盛其侍御罔匪正人今余近習之臣與搢紳之士均遇以法亦無以私恩進者爾以久勞當遷往祗厥官使天下知叙法之公無內外之異可

范鎮可侍讀太乙宮使

勅爲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朕歷選賢雋至於側微患其德望之未充而典刑之未練舍騏驥而不御臨長道以咨嗟昔人病之予何疑者具官某文冠多士有楊雄之遺風仕歷三朝守劉向之忠節早事太祖首開社稷之言晚說裕陵復陳堯舜之道自處於義歸不待年身友漁樵已無求於當世名書簡冊恍或疑其古人茲予纘服之初日思講議之益謂白首窮經之樂尙可推以與人而真祠訪道之遊足使退而養志勉狗予意毋留所安可

吳師仁可越州司法充杭州教授尹才號州司戶田述古襄州司法蘇昞邠州司戶

勅進士某等古者舉逸民以懷天下朕以爾等皆以行義聞於鄉黨故命之一官試之行事其勉於從政以效聞聲之美可依前件

叔諱

先因殺人追官勒停已叙今叙右千牛衛將軍

勅具官某貴而犯法義不得宥過而知改愆不廢叙往服恩命爲知義之可畏庶免於咎可

黃履磨勘改朝請郎

勅漢孝宣帝勵精爲政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朕追想其風欲見之於事而況積勞之久於法當遷者乎具官某頃自禁林出爲方伯推其所學施於有政表賢獎善有古人之節考績應格

吏以叙聞其益勉於裕民無使循吏之賞獨隆於前世可

宋彥圖轉內殿崇班再知歸信容城縣臧定國轉西頭供奉

官再任縣尉

勅具官某等疆場之吏勇者或以致寇怯者易以納侮朕方欲慎
守四境以綏靖四夷求勇怯之中而有司以爾名聞各仍舊官以
增新秩謹修邊政思稱朕意可依前件

張利一自真定總管移知代州

勅邊之宿將國之干城處則爲民社之寄欲其不擾動則當金鼓
之任貴其知變兼是二者實難其人具官某世爲將家久習疆事
持重有守得將吏之心善覘多權知敵國之變雁門極邊密邇獯
鬻朕方懷柔遠人以寧中國爾其謹守吾圉示之以信而裁之以
義適寬猛之中以稱予意可依前件

莊公岳成都提刑蘇泌利州運判

勅莊公岳等守令賢否朝廷不能自知天下利病吏民不能自言
宣吾德澤於下而達民情於上者部使者也朕旣選用舊人而去
其貪暴詔舉新進而汰其不以實者矣以爾公岳久任刺舉所至
稱治以爾泌家世文雅通於吏事益利嶮遠民罹荼鹽苗役之害
罷瘵未復朕念之深矣其悉乃心謹察苛吏與民休息毋廢朕命

可依前件

內臣馮景

見任文思副使知父以園業獻安仁保佑夫人曾得銀帛父亡詐認園地降一官

勅具官某以欺得罪律既重矣觀望高下情尤不可赦也奪爵一等益務循省以蓋其咎可

胡宗哲遂州張太寧漢州

勅具官胡宗哲等朕惟西南之遠地鹽利之害議茶權之弊以寬其人矣惟是役法久而未定吏緣爲奸人或告病夫因事制宜法不能盡順民施法責在守令宗哲家世公卿習於吏事太寧生長蜀漢知其風俗遂漢名郡皆東西蜀之重地苟能平心正身首治絲事以寬民力則太守之職舉矣可

李挺知唐州

勅具官某異時爲郡清心潔已平政理訟斯爲賢太守矣朕方變役法之弊新故紛然民意未定京西俗窶役勞治之尤難以爾常試爲郡條教不煩往宣朕意勤察貪吏使民忘繇事之勤此朕所望於二千石也可

崔全通判延州

勅具官某將帥治邊以軍政爲重至於均賦役平獄訟實倉廩郡丞事也使者以爾才稱往貳高奴克勤庶事以分帥臣之勞可

王純臣通判岷州

勅具官某朝廷始復洮岷以其初附闕其憲令吏緣是爲奸政事不舉今其郡縣日益完矣居其官者當以近地爲比爾以選往其謹守條約毋以遠故廢職可

姚兕磨勘轉東上閤門使

勅具官某爾以勇氣聞於西垂奮身稱人致位通顯夫論功而賞雖如邙山不以爲重考績而遷差之毫釐有不能得國有常典朕弗敢私勉勤厥官以靖疆場可

丁隲太常博士

勅具官某朕方出滯淹以修庶政舉廉退以靖風俗以爾學有本原聲聞東南一時交遊皆致位通顯而循默自守浮沈管庫將二十年不以爲恥奉常禮樂之地教化所從出也因其職事而施爾舊學朕將觀焉可

常安民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吏習於法而不更治民闕於論報而不知爲政朕疑其未能盡法之變也爾以經術進而治縣有聞考課稱最往蒞丞事庶幾有補於法可

田子諒湖南運判

勅具官某天下之治緩急相矯常過其中乃者常爲刻覈之政矣其弊也事徒文具而民受其病今予欲以寬治民憂其末流頽弛而莫振夫推予意而布之州縣部使者之事也公卿言爾才力有餘試之南方寬而不弛察而不苟則予爾嘉可

鄭佶都水監丞陳安民簿

勅具官某等朕旣平政以便民民少安矣而大河以北水不潤下昏墊爲虐故當今之政水事爲急以爾佶嘗丞水官練達有素以爾安民屢試民事沿辨見稱其益講求本原以稱厥職可

葉康弼知劔州

勅具官某朕銓綜庶工獎勵失職思使中外樂事勸功相勉以治爾昔以選任使者中以事廢盤桓不試曾安蜀漢之咽賓旅之會地雜礫衍民艱於食住修厥官以稱恩命可

謝卿材河北轉運使

自陝漕徙

勅三路之重一也關中夏秋豐穰羗人歛附而河朔大水人民流離北顧之憂於是爲急具官某強敏而惠靖重而文風節之厚追配古人踐歷之外號稱循吏今河決西流而堤防未立民棲耶隴而播種未期爾能相壅決之宜通有無之積以寬民力而紓吾憂此朕所以用爾於北方之意也可

蔡卞磨勘朝奉郎

勅朕俾侍從之臣出守四方試之從政以觀其才而有司考課積勞應格國有成法非予所私具官蔡卞奮由文藝夙踐臺省欲效才實之美自詭民社之政宣城古郡晉唐名臣臨長其地者風績相望也爾其勉思古人以修條教服我新命以寵吏民可

丁恂少府主簿

勅具官某古者謂少府爲天子私藏朕爲天下夫復何私惟是技巧之工以供禮樂之用爾以吏能掌其典籍法度之事其講明之可依前件

張構再知豐州

勅具官某爾旣嘗爲九原矣知其風俗而習其吏民治之爲易使
他吏往雖得賢者要必久而後治也使者旣以爾言勉悉乃心綏我疆事可

呂大防中書侍郎

勅用人先於求舊爲政莫如守成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獎任勳舊崇尚寬簡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臣率皆三朝髦儁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某器宇博深才智強敏早遇英祖亟聞直諫之言中事裕陵不改忠誠之

節翺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百務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
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情媮追復賦役而惡夫下吏之
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貳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既開
懷以用善士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可

劉摯右丞

勅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爲丞相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
執政昔我仁祖優養正士開受直言時則有若包拯張昇之流咸
以敢言獲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追
懷先正選建忠賢諤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某早以御史祇事裕

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
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
事之實是用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
易以義持已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事之效可

傅堯俞御史中丞

勅枉直未定決於繩墨之平是非相乘臨以法度之士比朕纘服
之始羣議紛然實賴耳目之司力陳骨鯁之論逮茲閱歲浸以成
風然而神明存乎其人宥正可以無咎余欲一變至道固須多士
以寧具官某凜然直諒之風出於愷悌之性早爲御史議禮不阿

中列諫垣言政多牾流落雖久志氣益堅俾還侍於燕閒日有聞於禮義執法之任非爾而誰蓋政無舊新以便民爲本人無彼此以得賢爲先朕將允執厥中爾尙不牽於俗可

張端落致仕依前朝奉郎

勅具官某君子之仕進退無常惟義所在爾昔以強敏之資達於從政由病賜告未老而歸比於恬養之餘復有願仕之意朕方篤於求舊急於用人祇服前官以聽新命可

孟永和轉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

勅具官某以醫爲職生死係焉不幸而失豈專其罪比更大需其益進厥官俾精術業以答恩命可依前件

蔡卞知江寧府

勅左右近臣入備侍從出典藩服習知朝廷號令之意灼見吏民情僞之本此朕所以歷試在位而成就人才之道也具官某文華之美發自早年才爲之優見於治郡宣城之政數月而成秣陵之徙百里而近旣助予治亦安爾私勉修厥官以答恩寵可

王安禮知揚州

勅淮南天下之重鎮也俗本剽輕習吳楚之舊歲仍水旱有流亡之憂朕深念其民尤慎所付思得朝廷之舊以殿東南之衝共官

某吏治有餘儒雅足用昔爲京兆休有治功共發擿奸伏明而不
苛其推行惠術寬而中理遂領臺轄以秉國成方先帝勵精求治
之秋有大臣進賢退奸之助久於外服稍易近邦其克爲朕舉荒
政以惠民謹追胥以助治寬我南顧康此凶年可

林希知宣州

勅具官某爾名在文學之科而才兼政事之選比以吳郡生齒蕃
衍學者如林假爾才名以重其守而僑籍所在重以親嫌飛章自
陳懇求易地宣城大藩亦東南之要往蒞其治服我異恩可

王舜圭

確山縣尉獲賊二十
一人除左班殿直

勅具官某盜發隣境而能率衆攻討殲其徒黨非特武力之勝抑
亦智慮有過人者矣寵以勇爵以爲能吏之勸可

